目　录

1. 九龙柱与九凤壁 …… 1
2. 倾情演出 …… 21
3. 我的是咩也 …… 41
4. 立地成佛 …… 64
5. 屁股与脑袋 …… 81
6. 八字头上一口塘 …… 106
7. 元朝的凉亭 …… 132
8. 鹰与白鹤 …… 151
9. 筷子、沙罐、硕大 …… 171
10. 随意放屁 …… 186
11. 菊花与砍刀 …… 201
12. 重砣压大秤 …… 245
13. 种在鱼塘边的石榴树 …… 271
14. 燕窝与鱼翅 …… 294
15. 仰天长啸 …… 309
16. 飞翔的单车 …… 327
17. 扮演打手 …… 349
18. 失去土地的农民 …… 369
19. 形象问题 …… 387
20. 奔跑的水牛 …… 407
21. 没有了又叫做什么 …… 435
22. 可惜高潮太短暂 …… 457
23. 凄凉的挽歌 …… 476
24. 哇，死都抵了 …… 502
25. 咀嚼从前 …… 519
26. 你以为你是谁 …… 543
27. 本来就不是东西 …… 559
28. 一切权力归农会 …… 582
29. 有没有搞错，我有病 …… 606
30. 除了钱，最后还剩下什么 …… 635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31. **还是过去好啊** …… *668*
32. **戴礼帽的赤脚医生** …… *692*
33. **我有一个梦想** …… *723*
34. **末代村支书** …… *747*
35. **就剩我一个** …… *775*

1

九龙柱与九凤壁

1. 九龙柱与九凤壁

事实上，对方只是于百忙中，很愤怒地冲我曾祖父吼了一声，把他吓得一个趔趄跌坐于地上，很不幸把脚给扭伤了，没像后来风传的，老不正经地去窥探人家野合，让人一怒之下给打了。只要是过来人，谁都明白，都美成那样了，嘶哑着嗓门叫喊上天了，上天了，这时别说从黑暗中冒出一个拄着手杖的老人，就是冲出一个端着步枪的日本鬼子，他也绝对腾不出手去反击，即使腾得出手，那也是将好事进行到底之后。而一旦将好事进行到底了，野合之男女哪里还有胆量去打人，早卷了衣服撒腿跑得不见人影了，只有傻瓜才会与人较劲。这应该属于一般常识，何况曾祖父的眼睛，三年前就彻底瞎了。

而曾祖父也不是老不正经，九十八岁的人了，还有什么不正经的，那儿是他每天早晚必去之地，只是那天去得晚了点。而这晚了一点，也是有原因的，高脚可以作证，于此之前，曾祖父就是打他家里出来的，他执意要送，曾祖父执意不肯，说自己虽老，还没老到连家都不知道回去的程度。尽管如此，高脚还是把他送到路口，看着他笃笃笃地拄着手杖，往我们家走去，这才转身回屋。问题是他在回家的路上，把时间顺序搞得有点乱，还以为是按惯例吃了晚饭打家里出来，因为打高脚家出来一路往前走，是要经过我家的，过门不入，再往前走，那确实有点像刚吃完晚饭出去散步，顺了一股惯性，很凑足地走去公园里的剑竹丛下享受晚风，很自然的清凉。事实上是处于矮山坡上的清凉，一丛修长的剑竹，像扇子一样从山坡脚下，伸长竹枝和竹梢，在他面前摇曳拂动，扇出和煦凉风。

他双目失明，要不还能捎带着欣赏到一片璀璨的，如着了火的夜景。

其实，最关键的还是曾祖父去高脚家，就我大伯一手策划的，第二天的倾情演出征求意见，高脚并没表现出他想象中的慷慨激昂，甚至破口大骂，将大伯的策划说得一无是处，反说这恐怕是大伯有生以来，干得最漂亮，最有骨气的一件事。这让他心里踏实了许多，可以说把压在心里的那点担心抚平了。所以，他才可能有这么好的兴致，或者说双脚能不由自主地走去那儿，随后被一个极诱惑的声音，搞得自个儿跌倒于地。

如果那天不刮偏北风，在树丛里野合的男女，稍微能够控制一下，不大声地叫起来，即使一定要叫起来，如果能操一口纯正的，我们村的土话，恐怕也不会有后来闹出的事情。显然，时间也不合适，相对于曾祖父，虽说是晚了点，但相对于他们，实在是过于早了点，远没到夜深人静。正是这种时间的选择，让曾祖父勃然大怒，在他想来，那对男女并没有迫切到，非要于那个时候做这种事的程度，而是迫切到了非要在那个地方做这种事！而选择的时间，于他们来说，完全是经过精心算计的，知道晚了就有可能占不到位，打的就是这个时间差。

我闻讯慌忙赶去，曾祖父躺在米兰树丛旁边，像挨了打的小孩，于黑暗中张扬双手，挥舞手杖，扯长嗓门大骂："我丢你老母，那是我们竖起的大鸡巴，只有我们去搞，你一介外人，怎么也敢打那主意！"好像上那儿做男女之事，事实上是与立在旁边的那根石柱，直接发生关系，与兴冲冲地领了女人上那儿的男人，并不相干。其实，立在他身旁的不是一根大鸡巴，而是一根做工很精美的，高达九米，直径八十厘米的，石雕的九龙柱。其表现出的九五之尊，仅仅从凛然的五爪，就能感觉到不可一世的气派，其昂然发怒状，很像过去在小学课本里出现过的东西。

在那个地方立一根九龙柱，当然是有讲究的，说迷信也行，说信仰也行，即使说图腾崇拜，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在我们眼里，它就是一根看上去让人有点肃然起敬，打心底里感到很舒服，很自信，既威武不屈，又怒火万丈的男性生殖器。其中当然既有讲究，又有迷信，到了我们这一代，应该仅仅只是很希望自己的东西，同石柱一样威武，并非像祖辈那样于此负载了许多内涵。

这里面自然是有故事的，而这故事又生生不息地引发了层出不穷的，诸如曾祖父让人打了那样的故事。它的起因是我们的十九世祖在一百多年前，曾经靠了山水舆图和水贝扶乩典籍的指引，用人类最原始的方式，与他的准娇妻在这儿野合，怀上了后来官至三品，做过两广提督，让后人立志超越，却怎么也无法超越，只能望其项背的大人物。仅仅官大也罢了，偏偏那玩意也好生了得，妻妾七人，大红灯笼高高挂，天天晚上风光无限，光生子就十四人。如此的威武，还不让村里人大流口水。

于是，纷纷效仿，在长达近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几乎所有效仿的人，也可以说几乎全村的男人，都立志要把胜利的红旗插在山头上。

偏无法取得那样的胜利，任你使多大的力气，任你叫喊出多么高亢的声音，飘扬的红旗，怎么也插不到山头上。就有人认真总结经验，认为十九世祖太阴湿，看到后人发达了，就在自己野合的地方，立一尊送子观音，名义上是感谢观音娘娘，实则是不再让村里人去那个地方野合。按他山水舆图和水贝扶乩的选择，在他立送子观音的地方，应该是最佳的野合位置，偏离了，应该属于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瞄得再准，一发好子弹也会射偏。打不到十环，所以就再也出不了三品官，无法做到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十九世祖叫姬祖聘，字远达，别号亦存。对于别号亦存二字，他是这样解释的："盖取义虽无足轻重，亦有可存之意。"对当时的家境，他是这么说的："有屋五间，可以蔽风雨；田园三四亩，以资衣食。"他应该属于饭量比较小的人，田园三四亩，即使在正常年间，即使很能耕种，亩产也才三百来斤，一家大小，也不足以以资衣食。饭量如此小的人，如何能够拥有那么好的子弹，实在让我们这些后人感到苦恼。何况此人还尤其爱书，日积月累，各类图书满箱满箧，就那么点田产，应该不足以支持其爱好。在其所藏图书中，除典籍之外，尚有不少山水舆图、水贝扶乩等杂书，虽没自夸，也没见有记载，对此恐怕还是有很精深的学问，否则如何能够一箭正中靶心。

此人天资聪颖，其聪记强识，半面不忘。然不幸者，其诗文虽然过人，但在科举场中却屡试不售，始终未能获得一官半职，好在他并不因此而抑郁寡欢，襟怀磊落，寄情山水。在族谱里，就是如此描绘的。还说他品格疏落，性情恬淡，不逐名利，甘贫自守。生活中凡有拂志气不舒，便发诸吟咏，借题消遣。赋诗一成，愤懑气散，顿忘怀得失矣。此人毕生执教，充当了私塾与族塾先生的角色。至于他是否著有至今仍在盛传的，一整套有关野合的理论，无从考证，不见有付诸的只文片字，即使有，大约也不会有后来流传的那等粗俗。从现存的，他于六十岁时刊印的《亦存诗稿》，并看不出他有这方面的才干，至少还是很道貌岸然的。

在我们村，对十九世祖在那儿野合，至少流传十个以上的版本，其中当然只有一个是正确的，甚至可以说全他妈的都是后来人的胡编乱造，纯属他们自己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源于想象，还原生活，即兴创作的地摊文学，把十九世祖塑造成了充满巫气和鬼气的性爱高手。在众多的版本中，我比较倾向最不被人称道的那个，认为只有这一个比较接近生活真实。

正如我前面说的，即使是在封建社会，十九世祖也是类似现在的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民教师，纵然谙练山水舆图、水贝扶乩，当自己屎急尿急了，褪下裤子要干那种事情，事实上也是顾及不了许多的，没见有谁会在那种时刻还会想到作别样的铺垫，否则哪来的屎急尿急。所以，说他事前有准确的勘舆，其实是不准确的，即使往大里说，也仅仅只是误打误中，胡乱一炮，就中了头彩。我要说的是，当他贼一样隐藏在甘蔗地里，等待愚蠢的野鸡自投罗网时，一阵如歌的水响，令他一扭头，看到了一团耀眼的白光。而闪出这团白光的不是别人，恰是不久就要由他牵入洞房的女人，以甘蔗的掩护，蹲在那儿撅起屁股撒尿。他激动了，屎急尿急了，确切地说，是让那一阵如歌的水响，撩拨得无以控制了，随后将好大一片甘蔗都压倒了，弄得浑身上下布满了道道血痕。要知道，甘蔗可要比高粱硬气许多，是需要像砍剑竹一样用刀砍的，砍出的刀口稍没当心踩着了，是会把脚扎伤的。过去的品种再怎么差，要想用身体压倒一片，对一个私塾先生来说，那是相当不容易的，叶片锯齿般的锋芒，在裸露的肉体上，势必要划出如鞭子抽打般的累累伤痕，于汗流浃背中生发出火辣辣的疼痛。

那当然是一个有点诗意的黄昏，否则机警的野鸡，也不会让他仅凭了一只网罗在网后的雌野鸡，就乖乖地钻进去任他擒拿。十九世祖的准娇妻，上那儿演奏如歌的水响，就是因为仗了如血的残阳，和甘蔗的双重掩护，像她后来的先生那样真的是屎急尿急了，一头撞进去，如同后来一头撞进罗网的野鸡，让那位外表看上去很儒雅的私塾先生，像压倒一片甘蔗那样压倒在地。

那位精神物质双丰收的私塾先生，于那个时候上那儿网罗野鸡，是为了晚上的扶乩。有人请他与神灵沟通，问问自己病重的父亲是否能够逃过眼前这一劫。他替人扶乩，向来喜欢用田野里的动物来祭祀，他认为这样更容易与神灵沟通。问题是当他装模作样地祭祀完神灵后，支起吊在架子上的木棍，指使其家属随着自己念出的咒语，手上做出动作时，出现在沙盘里的甘蔗二字，把他惊呆了，不知道刚刚不久于甘蔗地里发生的事情，如何通过他人之手画了出来！赶紧念咒，要其家属扶着架子重画，出现的三个口字，就让他像站在旁边看的人一样，耷拉着脑袋望着沙盘顿然无语。三个口，合在一起是个品字，这品字又作何解？于惊讶中，于拂之不去的隐隐羞涩中，他只交待其家属赶紧用甘蔗煮水给病人喝，匆忙收拾好一应家伙，身影一闪，便消失在夜色中。当其家属一路追上来问："干吗要用甘蔗煮水？"

他说："没看到那三个口字？口是做什么的，吃饭喝水！既然他吃不动甘蔗，那当然是用甘蔗煮水喂他！"

其家属追上一步说："我不是问医，我是问能不能逃过这一劫！你还没跟我解甘蔗二字哩！"

他说："一样的，甘蔗是要用口啃的，喝了用甘蔗煮的水，就能逃过眼前这一劫。"

这后一句当然是他的胡说八道。却没想到这情急中的话，居然应验了，喝了甘蔗煮的水，果然逃过此劫，直至二十年后，以七十八的高寿，失足掉到水圳里淹死了。

如果他于那个时候能悟出三个口字，既可以作品字解，略作一些牵强，又可以作三品解，他应该第二天就忙不迭地在那块甘蔗地里，立一尊送子观音，而不是时隔三十多年之后。所以，当他把三个口字分开来解，表示男女身上，上下三张口时，那么他就与在甘蔗地上演的那一幕，暗合上了，甚至还把自己身上形如甘蔗的东西，也附会上了。一根甘蔗，三张口，男女身上能干好事的家伙就全齐了。于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在洞房花烛夜，纵然激情燃烧得像灭火一样喝光了一罐开水，却并不行周公之礼，着了火的激情，要留到第二天去到那块甘蔗地里，用一根甘蔗加上三张口，把已经压倒的甘蔗，压得更加密实，用后来人们到现场看后发出感叹的话说："天哪，甘蔗地都让他们压出一个大坑了！"

十九世祖是在儿子官至三品后，才总结出那一整套有关野合的理论。当然，决没有后来村里人传颂的那样粗俗。其大概意思也只是说，人和自然界的万物，都是自然之物，既然如此，那么就必须融入大自然，将天地之灵气，融为一体。尤其是地气，万万不能断绝，要像耕作一样，直接从地里获取，正如庄稼，悬于半空是长不好的。此意思的核心是，做男女之事千万不能用床，并举例说，古时的人睡觉都是随席而卧，即使帝王也概莫能外。古文的宿字，不就是表示屋里的人卧在一张席子上。所谓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其之筵席，其实就是铺在地上的席子，并非指的酒肉，即使说的是酒肉，那也是放在席子上的酒肉，要不怎么又会称之为酒席呢！不就是在席子上摆酒肉吗！要是那时的人就使用床，会涌现那么多久为传颂的大英雄，大名人，而我们这些聪明透顶的后人，所有的工作只是在诠释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却并不能成为像他们那样的人！这当然有点牵强。但想想日本人与韩国人随席而卧的睡觉方式，此牵强还是有一些道理的，至少对我就很有说服力。感觉中正是依然保持的这种睡觉方式，才使他们的经济令世人称奇。既然睡觉都依然如此，干那种事，莫非还会像我们一样，自己把自己悬空了，脱离地气，在床上折腾，搞得吱呀乱响！

在他立送子观音的地方，直到一九八四年还基本维持原貌，是一片茂密的甘蔗地。那尊曾经香火很盛的送子观音，"文革"时期曾祖父害怕打外地来的红卫兵毁了，伙同他的好友鱼眼，于一个月黑风高天，挖了一个坑，埋在原址下面。他之所以如此呵护，据说他父亲就是在这个地方，

随着一声畅快的呐喊，一举打中靶心，之后才有了他。他自然效仿父亲，把一声畅快的呐喊，叫得越加响亮，据说他父亲在远处，就听得狼一样双眼直冒绿光。而于这一声嘹亮的呐喊声中有了的祖父，趁夜色的掩护，仰仗刚刚请回来的一尊木雕的送子观音，打着求子的旗号，在甘蔗地里把祖母按倒于地，又是一声强有力的呐喊，把偷偷跟随而去的所有长辈，都激动得仰头大叫。于这一声强有力的呐喊声中有了的大伯，借助一副贼鸠山的嘴脸，在大喝一声李铁梅，密电码你交出来，用异样的愤怒与大伯母对上眼后，贼鸠山居然把红灯高举闪闪亮的英雄李铁梅，蹂躏于甘蔗地里，用粤剧里既高亢，又很尖利的拖腔，啊的一声，把形象并不怎么美好的龅牙孕育成功了。而经过日后人工修复的龅牙，居然于蔗田成功地炮打双灯，很傲气地成了村里另一种赶学比超的硬指标。

至于我弱智父亲也于此地有了同样高亢的呐喊，而这之后有的我，对我后来有别于父亲的聪明，就我对文学的热爱，对我有本事把很复杂的故事说得惟妙惟肖，他们全归功于我父亲于那一刻，啊地一声所吸纳到的天地之灵气。当然，在曾祖父偷偷掩埋送子观音的那会儿，我父亲尚还不怎么具备大声呐喊的本事，属于第二梯队。风头过后，再挖起时，不小心把观音托在手里的小孩的脑袋弄掉了，事后虽粘上了，总觉得不太好，而事实也证明确实不太好，从此以后总是生女孩多过男孩，即使是男孩，也都不如父辈们壮实。几年后，由大伯母抢先一步出资三十万元，用一尊石雕的，高达两米九的送子观音取而代之。那时，这片甘蔗地已经开辟成了以苏州园林为蓝本的，占地二百亩的公园，在高大的送子观音面前做这等事情，自然要比老祖宗们惬意得多。

至于随后立一根九龙柱，是大伯酒醉后的畅想，也可以说是他的即兴之作，却没想到反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壮举。他那天陪北京来的学者确实是喝多了，虽喝多了，却并不表示那仅仅只是突发奇想。他摇晃着身子走在公园柔软的草皮上，此时和煦的微风向他吹来，令他不胜陶醉，于是有了尿意，仗着夜色，掏出家伙唱山歌。在既激烈，又悠长，还有一点徐缓的响声过去之后，在打了一个极其痛快的激灵之后，他动作很大地跺着脚，对跟在身后的司机阿明说："你一定给我记住了，我要在我站的地方，立一根又大又长，又粗又壮，像我这根家伙一样的石柱！"

阿明当然以为他是在说酒话，打趣着说："那肯定轰动，肯定头版头条！在公园里立一根书记的大鸡巴，满世界的人都会跑来看，搞不好还会有女人爬上柱子去配种！"

大伯连着做了二十四年的村支书，不出意外，今年应该是他鞠躬下台的年份。我知道，他很想于权力的终结前，做一件有象征意义的事，或者说让后人能够永远记住的事。因为每一次换届，都有可能是他权力的

终结，于是，他想做的有象征意义的事，合起来便不止一件。他仰着脖子笑了："不对，是那种雕了龙的石柱，看去很像鸡巴的石柱！你以为我是喝了酒胡说八道啊，其实我早就想好了，立一根雕了九条龙的石柱！"他虽没明说为什么偏偏要在这儿立石柱，想效仿十九世祖，则是不言而喻的，你很儒雅地立了一尊送子观音，我干脆很粗俗地立一条大鸡巴！

第二天，阿明在车里以开玩笑的方式，提到他昨天晚上的胡言乱语，他很不高兴地教训他："怎么是酒话！你知道什么。你说，世上什么东西最厉害？鸡巴！山会崩，地会裂，水会断，海会枯，现在连孕育了中华文明的黄河都断流了，河床上都可以开汽车。鸡巴呢？不仅没断，反而更强大了！不立鸡巴，我立什么？六百多年前，只有老祖宗一人空手从永德村迁来这里，一条鸡巴闹革命，现在多少人了？二千八百多人，这还不包括远走海外，定居香港澳门的人。若是不搞计生，村里何止这个数！只要鸡巴还在，还强劲，以后还会呈几何级数上升！"

大伯说的一条鸡巴闹革命，指的是我们祖先仅靠一条男根的功能，把原本世代在此居住的丹姓人，全给挤跑了，并且还把村名都改了，致使村里所有人都姓姬。此村六百多年前，如我们现在这样，全村人都姓丹，是丹姓人的天下，故村名为丹家蒨。我们村的开山祖，在明朝洪武年间，仅靠随身携带的那根玩意，进村后，依仗耕读传家的祖训，不久就人丁兴旺，成了当地颇具影响的姬氏家族。到万历元年，仅仅二百来年的时间，丹家蒨就成为了历史，丹姓人纷纷外迁，让我们十世祖召集众乡亲协议，改名为谐和蒨，意思是此村不是你们丹家，当然暂时也不好说是我们姬家，叫谐和蒨应该更加冠冕堂皇。

丹家人闻讯大怒，扛了家伙跑来问罪，说："我们虽然已不再住在村里，但村名是我们祖先命名的，你们怎么可以不征求我们的意见，就随便乱改！"

十世祖说："你们说原来村名就叫丹家蒨，有何证据？"

他们说："大家都这么叫，你们不也这么叫吗！"

十世祖说："那都是错的。过去真正的村名叫亶家蒨，让你们丹姓人因为与丹在土话里谐音，故意篡改了。"

他们问："有何证据？"

十世祖取出族谱摊开给他们看，上面的序中写道："先师仁叔慨然有志，欲举而缵缉之，以有阻族议，未克竣事归，而亶家蒨之房序次秩然，开谱了如指掌。"

他们说："这是你们家族里的人写的，不算。"

十世祖取来外姓人撰写的条幅，展开让他们看。上书："宋季播近散岭南，人居永德近潮涘。择移亶蒨早飞腾，理学贤书犹贡士。"看到他们

顿然无话，十世祖说："我们向来就不是疍家，仍叫疍家，当然不合时宜。"所谓疍家，据说是"莫肯入秦"的越人，"皆以舟楫为宅，捕鱼为生，或编篷濒水居"。

见气氛有所缓和，十世祖又说："我知道，其实你们的祖先并不仅仅是因为丹与疍谐音，才把村名改过来，实则是因为世人歧视疍家，不得已而为之。我们更名为谐和蔚，取的就是各姓和谐相处，共同兴旺发达之寓意，并没有直接改为姬家蔚。"

说得他们无话可说，扛了家伙转身回去了。可见他们也是知书达理之人，并不鲁莽。偏被我们挤去别处落脚谋生，也可见我们祖先的本事，其那话儿条条都品质优良。

十世祖说的世人歧视疍家，有县志为证："粤民视疍户为卑贱之流，不容登岸居住，疍户不敢与平民抗衡，畏威隐忍，局蹐舟中，终身不获安居之乐。"当然并不排除十世祖的巧言令色，故意为之，其用意也算是有点歹毒。

十世祖是什么人物，二十六岁，嘉靖戊年以"春秋"中乡试十九名，也就是现在电视里常说的中举，从而一举成名，随后官至教谕、知县，并在两广和湖南多处任职，从政近半个世纪。万历四十六年，曾在村里举办了规模宏大的乡宴，纪念他中举六十周年，同时为他祝寿，成为至今仍令人怀念的，说来口水直流的绝宴。可见他之有钱，非一般人能比，否则他也不会出资创建圣学祖家塾祠，并买田置渡，以供祭该祠，确切地说供后人就读，使后代受其庇荫，再白丁也知道看一般的契约书信。

十世祖至七十九岁才谢政归田，在乡里优游十七年，夫妇齐眉，端坐而逝，享年九十六岁。像他那样的人物，什么世面没见过，纵然是并不鲁莽的草民，如何能应对得了他！

于是，大伯当然会觉得世上只有男人的那话儿最厉害，它既可灭村，又可兴村，什么玩意能与之相比！但是，那样的话对外人是不能说的，传出去了不仅不好听，恐怕还会招来一些麻烦。在立九龙柱之前，就连高脚村长和村委们，都不知道他究竟要干什么，只觉得在公园里立一个那样的玩意，其实也不错，以后可以成为村里的一景。在吊车把九龙柱放置勘舆的位置，高脚看到大伯置办了三牲祭品，跪在地上又是烧纸，又是磕头，还以为这是在举行必要的仪式。直到大伯在次年的春天祭祀中，祭完了祖宗，祭完了送子观音，复又提了三牲祭品来九龙柱跟前祭祀，便觉得很不正常，再三询问，方知是那么回事。于是摸摸裤裆里的玩意，嘿嘿地以很淫邪的露齿，与众村委一致拍手叫好，随即跪倒一片，顶礼膜拜，至此以后，便年年如此。

有趣的是，一直延续下来的有意为之的野合，从送子观音旁边移至

于此了，感觉到要比在床上畅快，畅快中，仰头看看，会自我感觉顿然威武许多。当然，并不排除此处的防护设施之完美，简直无以挑剔，尽管九龙柱旁有雕刻精美的石雕护栏，而且还是立在一个高台上，但于旁边种植的剑竹和米兰所形成的屏障，不仅优雅，于春秋两季还特别芳香，甚至还有一点古人对竹子的美好想象，步步高升和竹报平安的意思。于特定圈出来的空间内，种植的青草还特别柔软，动作过于激烈，把青草蹂躏得不象样了，事后有人会重新移植同样柔软，散发着泥土清香的草皮。

由于立九龙柱是大伯的独断专行，事先未征求意见，更没请教风水先生，事后风水先生的发难，就让大伯有点难堪。风水先生认为，旁边有一尊送子观音，你在相隔不远处立一根昂然挺立的家伙，不说别的，就高度也不协调啊！九龙柱九米高，送子观音才多高，二米九！受此压迫，送子观音还能送出子来！那么粗，那么长的家伙，莫非连送子观音也要干！光有一根男人的玩意就行了？有槌无锣不响，没有锣，光有槌还有什么用，能达到阴阳平衡吗！都说军功章有我的一半，也有她的一半，应该也有她的功劳！

依然是在一个喝了酒的夜晚，大伯踉跄着脚步走在公园如毯的草地上，习习的凉风，令他有了要唱山歌的欲望。这是他的地盘，他想怎样，没人干涉，但在九龙柱跟前，是不好随意乱唱山歌的。走至小山坡的背面，掏出那话儿，正要一展歌喉，忽见不远处的树丛里有白光乱闪，定睛一看，原来是有人在那儿野合。于是，重重地咳了一声，原想惊走他们，不料树丛里的人，却压低嗓门，不耐烦地说："看看，你又来了，我说了别急就别急，就一会儿，还有几下就好了。"

这令他很奇怪，扭头四顾，遂发现小山坡下的草地上，还坐有搂抱成一团的男女，其模样看去很像工厂刚下班的工人，复又看看那块地方，这才发现妙处。心想，过去只是听说，今天算是真正长见识了，原来还真的有打工仔上这儿来野合。不忍心惊动，把那话儿塞回去，悄悄转去别处。

结果山歌没唱成，望着屹立的九龙柱，反让他有点伤感，别说村里人，就外来的打工仔，都在他身边真刀真枪地实干，唯有他既孤独，又寂寞地，直挺挺地立在那儿，既眼馋，又耳馋，还嘴馋，甚至还心痒难耐，久了不生出病来才怪。以己度人，兀地打心底深处生出了几分忧伤，觉得如若能替他引来九凤，岂不快哉！

于是双脚一跺，就在离九龙柱的不远处，一块平缓的坡地上，立了一扇造价二百万元，用宜兴紫砂烧制的，以泥表示土地的，长四十六米，高六米的九凤壁，其长度比号称天下第一的大同九龙壁，还要长半米，俨然有唯我独尊的派头。尽管他也知道，世上决没有九凤之说，如此显赫地立一扇九凤壁，未免会让人感到唐突。然而，他的旨意是既有槌，又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锣，军功章有我的一半，也有她的一半，彼此达到平衡，说得更粗俗一点，顺便让那话儿在需要时，也能痛痛快快地就地解决，好好地畅快一番。哪会在意他人就此说三道四。再过一百年，谁能说不是重要文物！

问题是公园的设计者大为恼火，很愤怒地找到大伯，几乎是以横眉竖目的表情说："你看看，这成何体统！虽不伦不类，为了求子，为了繁衍，立一座送子观音倒也罢了，种些竹木好好挡一挡，把拙藏住，也就算了。后来又是竖一根九龙柱，而且还竖在假山旁边，还无厘头地种了一丛剑竹！这算什么，一根又粗又大的大鸡巴！有在苏州园林里立这玩意的！好了，变本加厉，现在又建一扇九凤壁！我的天哪，这哪里还有一点苏州园林的意韵！"

大伯仰头哈哈大笑，像当初要立一根九龙柱，用脚跺着地面对那人说："我的天哪，你还真以为我要建一座苏州园林！我告诉你，我是以这种方式，世世代代占住这块土地！这块土地对我们来说，就是送子观音，就是九条龙，九只凤！"

这就不难理解曾祖父为何会那样愤怒地出面干预，由于过于愤怒，直接导致没留神摔了一跤。尽管当时并没抓到野合的男女，是出于事后的猜测，均一致认定他们是持与我们相同的想法，去那儿野合的，是想把本应属于我们的红旗，胜利地插在他们的山头上，是想把近一百多年来，我们费尽了气力都没有揽到的风光，由他独揽了，是采用不正当的方式，摄取他人的天地灵气，即使往小处说，也是趁机揩油！这怎么可以，搞不好几百年才出一个的人物，就白白地让他人轻而易举地得去了！一怒之下，不用大伯出面，高脚于黑暗中大手一挥，就把那儿划为了军事禁区，规定军事禁区内，属皇家专用，他人不得染指。他就是把我们姬姓人氏，比喻为皇家的，诡辩说我们原来就是帝王之后，地道的周文王血统。说时还颇为自得，好像我们已经把红旗胜利地插在了山头上，正在那儿迎风猎猎飘扬。

如果不把事情复杂化，不往深处联想，仅仅把此事当做赶在上深夜班前，夫妻间的一次娱乐，应该不会表现得那么过激，是完全可以释然的。你想啊，即使不是夫妇，外来的打工者，要是不在厂外租有宿舍，他们上哪儿过性生活？要知道，九龙柱旁边是种有剑竹的，我们早把遮蔽这一问题考虑进去了，即使你拥有红外线夜视仪，也决穿不透剑竹密不透风的阻挡。除非坐在飞机里往下俯视，否则打一般的屋顶上，你也决眺望不到丝毫半点春色，何况还有一圈茂密的米兰树掩护。如此好的地方，不奔这儿，不趁机打个时间差，那才是天大的傻瓜！

当高脚误以为曾祖父让人打了，很兴奋地跑来看望，让曾祖父一把拉住他的手，说多亏他没跳起脚来大骂他的长孙，这才使得他有好心情，

一举破获如此大案要案，功劳并不完全属于自己，高脚其实也大大有功。说得高脚略有一点尴尬地笑了，随后大手一挥，以其作出的重要的军事决定，把自己的尴尬掩饰过去了。曾祖父那么上赶子找他，是因为他二十多年来，一直是大伯的死对头，而且还总是处于下风，对大伯有满肚子的怨气怒气，怨之狠，怒之狠时，真的会一刀把大伯给捅了。如果他对我们家正在张罗的事情跳起来反对，那么，曾祖父便觉得他的担心是正确的，偏偏在那件事上，他对大伯予以了前所未有的称颂，让曾祖父感觉到，荣誉不能自己一人独吞。理由是这些日子高脚几乎逢人就说，简直是耸人听闻地四处散布："大家得当心了，老淮山又发癫了！他说我们要完蛋了，我们要彻底完蛋了！事实是不是这样呢？不是，完全是他在谣言惑众，制造混乱！"

老淮山是大伯的外号，是村里人于不同时期对他的命名。最早的命名是大番薯，因为他儿时的脑袋，很像一只大番薯，尤其是剃光了头发，也是不怎么光滑，在某一处也能找到恰似打番薯里面流出的，像番薯糖一样黏黏的，黑黑的东西。其中也有暗喻他不怎么聪明的意思，因为他小时候表现得很木讷，呆头呆脑，长在脖子上的东西，差不多就是一只大番薯。

到他成为大队基干民兵连副连长时，外号成了大枪棍。枪棍，其实就是一截比扁担略长，两头削尖，手腕粗的竹子，功能与扁担相同。上山砍柴，如果砍的是枝柴，那就必须带一根枪棍，方便一家伙插进去，挑起就走。既然是可以插进去，而且又能够负荷一定的重量，如果他身上的那话儿，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这样的功能，外形也有点相似，如此的命名，其隐喻就非常富有想象力，与他当时担任的职务，也有点吻合，有一点用那话儿指挥枪的意思，因为在枪棍前面还加了一个大字，大枪棍。

至于老淮山，那就是另一层意思了，它既不能像枪棍一样，很强硬地插进枝柴里，又不能负重，一掰就断，但它能像钻头一样，深入到土质比较松软的地里达一米多深，长出一条很像我们过去在河边洗衣服用的，棒槌一样粗壮，外形与男人的那话儿在特定情况下，无论是色泽，还是质地，抑或是从里面流出的东西，都极其相似的东西。说色泽，也是那么紫褐；说质地，也是那样既有硬度，又有那么略微一点韧度，不能掰，一掰就会有不良反应；说流出的东西，也是那样黏黏糊糊的，略带一点土腥味。在他担任村支书后予以如此命名，自然有其深意，并非那话儿有健脾胃，助消化，滋阴补肾的功效。即使有，多少钱他也不会卖给你，那是他的命根子。如果你知道淮山是以怎样的形状生长于地里，那么你就应该明白为何给他予以如此的命名。

高脚，也是外号。之所以叫他高脚，那是因为他的脚，像我们村过去

饲养的一种鸡那样细而长，竹竿一样，随便往哪儿一站，都有点鹤立鸡群的意味。由于当时村里并没有繁荣娼盛，叫他高脚鸡也不怎么在乎，到后来村里满地跑的都是花枝招展的鸡婆，再如此称呼，他就不高兴了。于是，去掉了后面的鸡字，简称高脚，村里人有时也叫他高脚村长，或村长高脚。此人是大伯的副手，正式职务是村党支部副书记兼村长，像生死冤家，简直影子一样与大伯纠缠了几乎一生。

大伯这些日子把我们完蛋了，整天挂在嘴边，像歌一样吟唱那倒是真的，说他谣言惑众，制造混乱，显然也过于武断，与事实不符。大伯之所以会用那样的吟唱，让高脚感觉到是在不怀好意，起因是一张由区政府描绘的远景规划图。

那是三个月前。那时大伯正陷于极度的烦恼与绝望中，我们家在外收益极好的大额投资，当然不是因为我们的原因，说没有就没有了，确切地说就是让规划图弄没有的！所以，一看又是这破玩意，除了表现得极其愤怒，并无半点悲凄，甚至还很不文雅地用无以克制的激动，将图纸撕了个粉碎，一边丢你老母地骂，一边恶狠狠地甩在了送图纸来的那人头上。让我为他的粗鲁，多给了那人五百块钱小费。

那人其实就是为了讨几个小钱，靠了几分小机灵，把刚刚描绘好的规划图，一气复制若干份，挨村送，挨村游说，用图纸上明确无误的描绘，去恐吓我们这些乡下人，以期得到给予的辛苦费。他是区规划局的人，对那些我们看不太明白的标识，能用很形象的语言加以描绘，甚至加以若干比例的放大，使我们既直观，又形象地看到，政府推行的农村城市化，原来是要在现代化的都市里搞出一个乡村，折腾出类似于我们过去的乡村景色，用他们的话说，是最适合人类居住的，生态住宅区。

在那张规划图上，我们村好似一个远古时期的村寨，所有的一切都被绿树掩映与环绕，就连描绘出的阳光，都是绿的。我们家居然沦陷成了一个旁边有许多绿树的小湖，里面有类似鸭子的动物，在很悠闲地游弋，原来居住于此的我们，仿佛回到了侏罗纪，成了湖水里的某种水下动物或植物。

同样是这个人，大约在三年前，也给大伯送来一张规划图，让他深感震惊，规划中的一条八车道公路，威风八面地铲除了我们家，和一长溜自明清以来的，颇具古风的民宅，其中还包括两座历史最久远的宗祠。为了与之对抗，大伯生出一计，将村里所有建国前建的民宅，统统挂上村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后来看到别处许多重要古迹和名人故居都照拆不误，知道这是可笑的螳臂挡车。于无奈中，只好公司掏钱，将公路往东移二百多米，完成本来应该由政府完成的工作。在政府描绘的位置上东移二百米，恰好与港湾村交界，是一条将我们两村一分为二，如今已经完

全干涸的青坡河。而港湾村也正面临着我们一样的问题，也有一条八车道公路贯穿而过，须辗碎他们的老屋。双方一拍即合，决定共同出资出地修建，用当时的话说借力打力，把那两把剑一样猛劈下来的煞气化开。我们这儿有这种传统，只要是在邻近处，往往很容易一拍即合，因为修桥铺路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事。

对我们村的远景作如此描绘，当然令大伯极其愤怒，怎么搞来搞去反城市农村化了，这不是走回头路吗？既然要走回头路，早说啊，我们也无需花费大量投入，按农村城市化的要求，把一个彻底的农村，改造成彻底的城市。完全可以让我们很悠闲地坐在家里等啊，或者说用农民本身就很擅长的诗情画意，把自个儿折腾到更久远的从前，这比把农村变成城市，更省心省力，更熟门熟路。如果那就是农村城市化，这样的地方大把，开车往里走，城市乡村化，只需用笔一划拉，就全都有了。合着我们自己把自己城市化了，到头来反没我们什么事，我们得消失在别处，腾出地方给别人享用，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大伯虽很愤怒，却并不认为我们会真的完蛋，理由很简单，他说现在的事都没有谁能说得准，何况还是若干年以后！

仍然还是那样的远景规划图，三年后，当区规划局那人很鬼祟地再次送来，大伯在作出很愤怒的表示后，几乎没怎么犯嘀咕，就坚定不移地相信我们确实是要完蛋了。这并不是说那人送来的图纸更精美，是跟随来的小女孩的一句话，让大伯深信不疑。那女孩坐在沙发上，手里捏着一支一尺多长的竹笛，望着大伯说："伯伯，以后你们去哪儿？"

应该说是女孩童贞的声音，让大伯感到了震撼。而在这之前，大家都认为政府在讲述一个类似天方夜谭的故事。何况三年时间已经过去了，我们依然还是我们，规划局搞的那一套，已没多少人能记住，即使是曾经为此要死要活地上镇政府，大肆叫嚷的村长与村支书，闲来聊起此事，也只当是个玩笑，认为是当时玩的一种时髦，虚惊一场。即使三年来图纸上描绘的某项具体内容正在变成现实，比如，我们家的一项重要投资，于转瞬间就化为了乌有，大伯仍然不肯相信政府真的在按规划图搞建设，因为他自己就从来不认为规划图有什么作用，比谁都清楚什么叫做规划赶不上变化，尽管他也请人描绘，玩的仅只是应付上级的把戏。

那女孩是在她父亲向大伯作具体描绘时，很突然地说出那句话的。让大伯好像兜头挨了一闷棍，梗着脖子，用有点发直的眼睛盯着她，好像没听清她说了什么。那女孩大约也这么以为，复又说了一次。这一次把大伯的身体击倒了，身子向后一仰，靠在沙发上，过了好一会儿，才扬起手说："完了，完蛋了，彻底完蛋了！"这一回他没附带任何戏谑的成分，故而显得极其哀怨。

在我看来，一个小女孩手里抚弄一支竹笛，用天真无邪的眼睛望着你，那说出的话，应该和吹出的笛声一样，是天籁之声。至于那女孩手里为什么会有一支竹笛，这让我有点费解，不知她为什么不放车里？是想向人炫耀？抑或只是想向他人表示，她于此之前，或于此之后，已经去了，或者说必须去专门的地方，接受专门的训练？抑或真的如后来大伯想象的，是上帝派来的使者？莫非天底下真的有魔笛一说？

随后大伯就像中了魔法，对此表示出了让人有些难以理解的坚信不疑，动不动就以此来吓唬他人，搞得我们完蛋了，我们要彻底完蛋了，像一个施了魔法的诅咒，风一样飘荡在村子上空，刮过之处，让人无端地起一身鸡皮疙瘩。大家当然认为他是在发神经，说胡话。在粤语里，没有完蛋一说，只说玩完了，玩到屎了。于是，大伯说的是我的玩完了，我的玩到屎了！这多少有点戏谑，好像一个游戏，还没怎么玩就玩完了。所以，村民们均有理由认为，即使打现在开始全面推行农村城市化，也决不至于回到如规划图那样描绘的从前，没有理由一下子就玩完了，玩到屎了。屎，在土话里，就是屎子。说白了，就是屁股，是蜂或蝎子之类动物的尾部，也就是针一样的刺。到屎，就是一针刺下去的最底部，意思是深得不能再深。

说实话，有时候就连我都宁愿相信高脚的叫嚷是真实的，他确实是在发癫，好端端的，怎么可能说完蛋就完蛋。我对他说："你不是说压根儿就不信吗！"

他反问我："要怎样才表示信？要死要活地抱头痛哭？"

我说："那是自然的。即将完蛋的人，在知道自己要完蛋了，首先要做的事就是痛哭一场，尔后才振作起来。"

他仰头哈哈地笑了，说："那就痛哭一场好了！"

我说："你那是笑，不是痛哭，不像垂死之人！"

他随手抓起一只茶杯，砰地砸向地面，哈哈地说："这总像垂死之人吧！"说时把身旁的一只花瓶也随手砸地上了，里面还有一束清洁女工早上插进去的鲜花。

我说："也不像垂死之人，倒是有点亡命之徒的意思。"

他扬着手说："那就做亡命之徒好了！"

这当然有点歇斯底里。作为一个村支书，要他一点都不歇斯底里，恐怕也不现实，若干年后，亲手建起的上千栋厂房，三万多平方米的物业，让城里人都眼红的宾馆、酒楼、商场、超市，虽说不会全部化为乌有，城市化后，不再是这块土地的主人，他人于此又作了别样的规划，用不了多久，那是毫无疑问要化为乌有的，这搁谁身上都会摔盘子砸碗。麻烦在于他砸得满地碎片后，忽然挥舞拳头高喊着："老子眼下就要让他们不

舒服，很不舒服！”

叫完之后，首先感到不舒服的是大名鼎鼎的韩律师，他甚至认为大伯的神经有问题，没敢直说，只说那样做等于用鸡蛋砸石头。随后用比较严厉的表情告诉大伯，单方面撕毁合同，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大伯问他：“这样做是不是会让人感到很不舒服？”

韩律师反问他：“你自己是不是就一定很舒服？”

大伯仰头大笑，并用手抚摸胸口，告诉韩律师：“非常舒服，简直跟女人做那种事情一样，舒服得都要上天了！”

弄得韩律师直摇头，指着他的鼻头，用很生涩的广东话说：“你死啦，你死定啦！”翻译成普通话，就是你完啦，你彻底完啦！与大伯于那段时间常挂在嘴上的那句话，是同一个意思的另一种说法，只是略微多了一点杀气。

大伯并不闪开脑袋，任由他指着，并连连点头，表示完全同意他这一看法，拍着胸脯说：“对，我是死定了！不是死定了，我还不这样干！我告诉你，只有死定的人，才无所畏惧！”

韩律师哼了一声，大叫：“好啊，又一个老竹篼！”

他这一哼一叫，令大伯兀地打了个寒颤，脑门上的汗珠，立即就下来了，像让韩律师踩了烂脚，耷拉着脑袋，扶着身边的椅背坐下了。至于老竹篼为何许人物，容我稍作喘息后再作介绍。

韩律师是他们这行中的大腕，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走到哪，身后都有一位看去让人生畏的助手跟着，也就是他花大价钱请来的保镖。据说并不是害怕有人谋杀，而是担心有人绑架，因为大家都知道律师很有钱。对大伯如此的歇斯底里，韩律师选择了回避，拒绝再介入，并一再提醒大伯别闹了，别花那冤枉钱，甚至还很诚恳地提醒他，要他知道自己是谁，也就是说要大伯弄明白自己的身份，这样闹下去，绝对是自取灭亡。

韩律师是两件事搅和在一块说的，这其实是两件说相连，却并不怎么相连的事，用兔死狐悲，或狐死兔悲，物伤其类来形容比较合适。只是这死去的兔和悲从中来的狐，可以说几乎是同一人。于是，无论是兔和狐，因必死无疑而激发的豪情，并因此而演义出的故事，说来就有点让人感动了。因为大伯于那一刻决定断然撕毁与对方签署的合同，用我们愿意表现的方式去与之较量，即使拿到了对方的补偿款又怎样，我除了如数奉还，再打一些倒贴也乐意，先出他妈的一口鸟气再说！

家里人认为这番豪情虽说来得晚了点，但太解气了，太让人感到从里到外的舒坦！并认为这才像是有骨气的人，这才像是做村支书的人，这样才能向世人表明我们并不是好惹的！用俗不可耐的话说，无理也要让你脱层皮！从某个意义上说，确实有点韩律师说的老竹篼的意味，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